抱經堂文集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跋三

書荀子後 丙申

曩余於乾隆四年以事羈餘姚寓周巷景氏東白樓中抽架上有楊倞注荀子一書遂手鈔之爲巾箱本諸子自老莊外唯此爲得之最先也世之譏荀子者徒以其言性惡耳然其本意則欲人之矯不善而之乎善其教在禮其功在學性微而難知唯孟子爲能即其端以溯其本原此與性道教合一之義無少異矣然而亦言忍性則固氣質之性也又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則在孟子時固有執氣質以爲性者荀子不尊信子思
孟子之說而但習聞夫世俗之言遂不能爲探本窮原
之論然其少異於衆人者衆人以氣質爲性而欲遂之
荀子則以氣質爲性而欲矯之耳且卽以氣質言亦不
可專謂之惡善人忠信固質之美者聖人亦謂其不可
不學學禮不徒爲矯僞之具明矣荀子知夫青與藍冰
與水之相因也而不悟夫性與學之相成也抑何其明
於此而暗於彼哉然其中多格言至論不可廢也余後
得版本不甚精嘗以他本校一過今年得影鈔大字宋
本後有劉向校錄奏一篇并其篇目在未經楊氏改易
之先最後兩行一題將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御

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一題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此當在宋英宗時奉勅校定者寫極工楷而譌錯亦復不少然以校俗閒本則此本字句尚未經改竄余亟取以正余本之誤蓋十有八九焉向嘗疑王深寧詩考引荀子與今本多不合至是始釋然知王氏所見之本卽此未經後人改竄之本也議兵篇有而順暴得勇力之屬句注雖依文爲解然相其文勢似不當爾江都汪容甫謂其上有脫文下有爲之化而愿爲之化而公等語則此亦當是爲之化而順其上文則無由知之矣宋本分章處俱提行於大略篇獨否此則當做前例爲之離絕者

也歲月如流迴憶三十八年前事若在夢境而白髮明鐙手此一編摩挲探討不自意得見善本疑若有鬼神爲之賜抑何幸歟

書校本賈誼新書後 己亥

新書非賈生所自爲也乃習於賈生者萃其言以成此書耳猶夫管子晏子非管晏之所自爲然其規模節目之間要非無所本而能憑空撰造者篇中有懷王問於賈君之語誼豈以賈君自稱也哉過秦論史遷全錄其文治安策見班固書者乃一篇此離而爲四五後人以此爲是賈生平日所草創豈其然歟脩政語稱引黃帝顓嚳堯舜之辭非後人所能僞撰容經道德說等篇辭

義與雅魏晉人決不能爲吾故曰是習於賈生者挈而
爲之其去賈生之世不大相遼絕可知也此乃漢魏叢
書中本近借得前明兩刻本一是宏治乙丑吳郡沈頡
刻本校者爲毛斧季又一刻本雖無沈頡名而其實即
是沈本爲之校者吳元恭也兩校皆據宋本是正今觀
宋本科段字句有絕佳者而譌脫處亦致不少兩君一
無持擇疎矣又有明正德年一刻本題爲賈子與宋本
相出入有欽遠猷者合郴陽何燕泉本長沙本武陵本
而爲之審定以去非從是其勤甚矣而義亦不能盡得
其閒有爲後人出己意增竄者誦之頗似順口而實非
也余殫旬日之勞合三本以校是書其不可讀者不及

十之一焉有所因則易見功也宋以前所增竄者疑亦不少此則不敢去恐其碭穢及米也捨宋本而從別本者著之意有疑者亦著之若專輒而改舊所傳則吾豈敢　乾隆四十有四年冬至前四日書

李軌注揚子法言跋 壬子

今俗間所傳五家音註法言本雖以李軌爲首而以注言每篇之序升之章首則依宋人宋咸所更易非復子雲之舊矣夫序在卷終史記漢書皆然李本獨未殽亂可貴也文弨於乾隆乙巳借得江寧嚴侍讀道甫本乃李氏一家之注不爲俗本刪易因亟庋於家書閱八年復假江都吳太史澄埜紹澯本覆校始能自信無誤矣

其書有何氏義門跋云絳雲樓舊藏李注揚子法言序篇在末卷未淆本書次序後轉入泰興季氏又歸傳是樓康熙己亥心友弟偶獲見之讎校譌字寄至京師冬日呵凍自校此本他日餘兒苟能讀之乃不負二父殷勤訪求善本以貽後人之意也閱此跋乃知此書流傳本末余今年七十有六矣目眵神昏而復自力爲此亦不專望於子孫第使古人之遺編完善悉復其舊俾後之學者亦獲得見完書於余懷不大愜哉

書鶴山雅言後 丁酉

此宋稅與權巽甫記其師魏文靖之言也卷軸雖無多而釋經析理正文字考制度亦略備焉巽甫又錄文靖

與袁蒙齋書之語於篤端謂學人騖於高遠者則惟以直指徑造爲能溺於卑近者則又但以記誦辭章爲事必合内外貫精粗始可以言學觀此言可以知文靖一生爲學之大旨讀此書者亦可以推類而自求之矣余從吳門朱氏借得元至正年金天瑞梓本字極精楷而錯誤不免因以所知者略訂正而錄之版舊藏鶴山書院余嘗按試嶲州過之想先生之遺風而求其書則舊版已亾惜乎當其時不能得是本而爲之繙梓以迪此邦之士也

荷亭辯論跋乙未

往時見章楓山與東陽盧正夫書譏其著論之失私亦

疑其用意過當或有未純近乃得荷亭辯論觀之始知其覃精研思實有灼見唯理之至是者爲歸不輕徇古人此乃其所以深信古人也百年前蕭山毛氏立論務與朱子駁幾於戟手裂眦相向微論其所言非也卽其氣象已迥與儒者不侔矣前輩山陰沈徵君冰壺清玉尙沿其餘風余嘗微諫之徵君大笑而起朱子之覩聖人固當不同謂其言一一無可議是無所用其思者也因一二未安而遂幷疑其餘夫豈可哉此書論經而兼及古今之事績往往多創獲讀之犁然有當焉閒有與朱子異者夫非好爲異也反求之而實有所不慊云爾此書明史不載儒者亦鮮傳余從同邑宗人信波解元潮

生處鈔得之以爲如此書庶無嫌乎爲異且恐世人尊朱太甚一聞有異同便以爲必無可採則深昧作者之意矣余故欲諗夫好學深思之士而與之共讀焉毋使徒爲不知者訾病云

書學蔀通辨後 己巳

此書別朱陸之學之異較然明白學者熟觀之庶不爲曲說所誤夫人而欲爲陸氏之學亦第守陸氏之說可耳而必曰朱子亦若是何居若篁墩陽明諸人雖陸氏是宗然亦知朱子之不可攻也不可攻則莫若借以自助於以搖蕩天下之學朱子者使亦頫首以就吾之範圍而莫吾抗若曰子之師且不吾異子獨焉異之陸氏

之學之所以盛實由於此而朱子之學幾絕自此書出知二家之學必不可強同陸氏之學實出於禪蓋終其身弗變也而朱子則屢變而始定故有始同終異絕無始異終同觀其援據詳確爬抉底蘊而陸氏之爲禪也信然吾怪夫人之惑固有不可解者近時人又有爲陸子學譜及朱子晚年全論朱子不惑錄等書不過復襲程王之唾餘而少變其說以爲朱子晚年其學與陸氏合其論與陸氏異此語更齷齪不足辨顧反痛詆此書無知之人道聽塗說是誠何心哉

書鶡冠子後 庚辰

鶡冠子十九篇昌黎稱之柳州疑之學者多是柳蓋其

書本雜采諸家之文而成如五至之言則郭隗之告燕昭者也伍長里有司之制則管仲之告齊桓者也世兵篇又襲魯仲連遺燕將書中語謂其取賈誼鵩賦之文又奚疑近迭篇載龐子問聖人之道何先曰先人人道何先曰先兵噫此可謂知道乎彼所稱詖淫詐遁者亦煖孟語子殆不能自免矣

書陸農師解鶡冠子後丙申

鶡冠子其人蓋生於末世而明於情事之變者也故其言曰以利爲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嗚呼何其辭之隱也又曰藹睃之直不能橈一貫之曲此言其勢不足以相勝也然嘗謂君子者亦

自行其志而已奚論小人之愛憎乎我哉帥可奪也志不可奪也以勢而言賤固不勝貴矣然理之至是者自常伸於天地閒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如鶡冠子者蓋徒見其末而不循其本者也宋人黃東發斥其聖人貴夜行一語此又不可以辭害意也此卽中庸言不見不聞之意也若其所謂無欲之君不可與舉者乃大謬爾陸農師解是書能增成其是而不回護其非其於小學功尤深故往往有依字形立解處最爲繹書之善然泰鴻篇云物之始也頊頊至其有也錄錄俗本頊頊作傾傾陸便望文爲說云傾傾未正之貌不知泰鴻取元氣鴻蒙之義自當以頊頊或鴻鴻爲是陸

解非矣頃因江都汪容甫向余借觀是書遂順取翻閱一過而後郵之其字下注或作某者多卽其字之古文云、

聚珍版本鶡冠子書後 丁酉

陸農師注鶡冠子余已爲說書其後矣今年鮑君以文以 武英殿聚珍版本贈余余覆閱一過與余先所得本無甚異其博選篇云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樂嗟苦三字本缺校者謂據他本增入案陸注云樂則嗟之苦則咄之其語頗與正文相合然余向見宋人黃東發日鈔載此句則是謳籍詼咄不謂樂嗟苦咄也又王鈇篇云家里用提注引公羊傳提月者僅逮此月晦日

也提今刻作𣕊校語云𣕊一本作提今本公羊傳亦無提月之文余按徐堅初學記晦日條下引公羊傳正作提月是陸氏所見尙與唐時本不異今本公羊乃作是月後人將反以提月爲誤矣又其罪有司而貳其家本注有其人爲首其家爲貳八字今本無之又參於兩閉四字本注在天子執一以居中央下而今以爲正文又天權篇注引列子亦微有更動不似元文至凡一本作某字云云者此非農師所加其中有絕無義理者大可删去館閣新出書余力不能購今僅有此當寶而藏之

鬼谷子跋 甲寅

鬼谷子小人之書也凡其捭闔鉤箝之術祇可施於闇

君耳其意欲探厥恉指之所向從而巧變其說以要結之使得親悅於我膠固而不可離于古姦邪之愚弄其主者莫不如是彼豈待教之而後知學之而後能哉其用術一一與此書闇合未必皆見此書也來鵠有云捭闔飛箝實今之常態不讀鬼谷子書者皆得自然符契也玆言信矣及觀其施於常人亦必在於昏邪庸怯之輩其言曰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不淫僻以道爲形以德爲容貌莊色溫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情塞卻而去之觀此言是亦自知其術遇正人而窮也又其抵巇篇云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此非遇明君治世所挾之術皆無所可用乎夫古大臣之

立朝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耳焉有務爲固結之術如此書所云者故曰此小人之書也或問曰如此則是書何以不毀曰凡夫姦邪之情狀畢見於斯爲人主者不可不反覆留意焉庶幾遇若人也洞見其肺肝然彼欲以其術嘗我而我得以逆折之是助上知人之明也何可毀也吾甚惜其方寸之閒神明之舍惟詭譎變詐之是務而終不免於窮亦何苦而爲此孟子云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正若人之謂矣且其術亦有至淺至陋而斷不能轉移人者如遭淫酒色者爲之術音樂之可悅謂足以移其所好夫聞正樂則唯恐臥安可以此語之必將說之以靡靡之樂庶或動之靡靡之樂適足

以助其情欲耳其術不更疎乎是書余年家子江都秦
太史敦夫恩復曾依道藏本繡梓爲校一過今年甲寅
始見錢遵王手鈔本乃知藏本之譌脫不可勝計內揵
篇內至脫去正文注文共四百十有二字余亟借以補
正之噫若使無此本不卽以藏本爲善本哉校既竟因
爲書其後

書韓非子後 丁酉

商韓之術用之使秦強不知正乃所以速其亾也今當
聖道大明之日其說之謬夫人而知之固不待於禁絕
若非之辭辨鋒鋭瀾翻不窮人以其故尤愛之非之於
說固其所專攻也如內儲外儲等篇猶今經生家所謂

策目預儲以荅主司之問者耳是本爲明趙文毅校刊本遠出他本之上余向借之北平黄崑圃先生後先生以歸余乾隆丙子以凌瀛初本校一過閱二十一年丁酉借得馮己蒼所校張鼎文本乃以葉林宗道藏本秦季公又元齋本幷趙本合校者因覆取參對改正甚多張刻本固不佳然其晦滯難曉處轉恐似本文趙本凌本乃文從字順安知非後人不得其解而以意更定者乎注傳爲李瓚作不能盡知本意稍涉奥僻便置不說頃讀八說篇有云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趙氏疑當如左氏所云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之百解余以荀子議兵云魏氏之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

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以解此方合馮氏於崇禎戊寅一年中閱此書四過余隔廿一年乃再閱遠不逮矣

書呂氏春秋後 庚辰

呂氏春秋一書大約宗墨氏之學而緣飾以儒術其重已貴生節喪安死尊師下賢皆墨道也然君子猶有取焉秦之君臣曷嘗能行哉獨墨子非樂而此書不然要由成之者非一人其近墨者多也漢志謂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清廟明堂也此書十二月紀非所謂順四時而行者歟則漢志之言信也孟子尊孔子斥楊墨書中無一言及之所稱引者莊惠公孫龍子華子諸人

耳世儒以不韋故幾欲棄絕此書然書於不韋固無與也以秦皇之嚴秦丞相之勢斂而其爲書時寓規諷之旨求其一言近於揣合而無有此則風俗人心之古可以明示天下後世而不怍者也世儒不察猥欲幷棄之此與耳食何異哉

書子華子後 丙申

舊相傳以爲晉人程本所爲書名程子後更題爲子華子凡十篇謂其人即孔子傾蓋與語終日者也劉子政校其書而悲其不遇宋人黃東發乃謂是豈有遇世之正學哉余謂黃氏於其書蓋未嘗觀其深也故其所取者特辨黃帝無鼎成上升之事耳此則應仲遠王仲任

輩皆能知之而辨之何足以重子華子余獨取有道之世因而不爲責而不詔二語非深知治天下之大體者焉能作斯語哉因而不爲故在上無妄作之患責而不詔故在下無阿意之弊所欲與聚之所惡與去之因而不爲也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責而不詔也君相之大道備於斯矣是人也爲政其庶幾庶王道也歟劉向悲其不遇是也而黃氏謂其不然其所見之淺深固不同哉若其文辭之蔚然可觀抑末也是書無他本可校余以意定正數字且疑最後二章類六朝人所傳論之者後有讀者其審諸

崔豹古今注書後　辛未

伏侯古今注見於史漢注中今其書已逸惟晉崔正熊書傳爾首輿服次都邑次音樂次鳥獸次魚蟲次草木次雜注次問荅釋義凡八篇舊止一卷今本乃三卷其輿服篇可與司馬紹統之續志相參考也（輿服志云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縹淳黃圭長丈九尺五寸五百首崔書作長二丈九尺九寸案下諸侯王二丈一尺則天子不僅長丈餘可知又綬者加特也崔書作特加也皆可以正續志之誤云）此書卷帙甚約而脫誤頗多後又有一書名中華古今注太學博士馬縞所集其序云昔崔豹古今注博識雖廣道有闕文洎乎廣初莫之聞見今添其注以釋其義目之爲中華古今注勒成三卷稍資後學請益前言云爾縞蓋唐時人觀其所增不過數事而其書之脫誤殆有甚焉其次第亦普

更易又獨不載崔書草木一篇未審何意又如乘輿即天子之稱而稿以為天子乘輿之制其所添注若魯陽揮戈烏鵲成橋之類皆非制度所繫又若改伍伯為部伍分莎雞促織為二條唱上乃行節而誤以唱為句其書疎繆如此不足別行然崔書之脫誤則藉以取正焉且擇其續補者若干條別為一編繫於此書之後其序所云廣初疑唐初之譌也　乾隆十六年五月九日識

玉照新志跋 丁未

宋王仲言明清所著揮麈前後錄及第三錄餘話向俱鈔得之唯玉照新志未見善本今春過蘇州詣吳秀才枚士案頭適有此書乃秦酉巖四麐鈔之吳方山岫者

凡五卷其分卷與明人祕笈中本六卷者不同非缺逸也前後亦有互易字句大有異同秦之外孫孫岷自江復以元人鈔本對校之於是此書脫誤得補正十之七八矣余因假之至金陵請寫一本以與揮麈等錄同篋藏之向於詩話中見洪芻投竄海外而不悉其罪狀乃今於此書見之罪蓋不容於死者而僅從流徙當時之寬政如是然陳東歐陽澈與岳武穆翻不得其死何哉仲言又有投轄錄余尚未之見云　乾隆五十有二年三月六日書

書東坡志林後戊戌

此書本謂之東坡手簡或謂之手澤而今所題者乃皆

謂之志林此五卷單行者事各從其類頗便檢閱與全集中所載無小異也稗海本則有十二卷視此更多而不分類其次序先後不同論古一卷獨無之是皆從墨跡中掇拾而成者雖判語閒亦入焉以此知手箚之名之所由來也此皆安石碎金若論古則煌煌乎大文章此殊不類余兩本皆為正其譌字而以稗海本為較善云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既望後二日書

湛淵靜語跋己亥

始余見白廷玉是書紙墨已刓敝文字脫爛致多斷續重是鄉前輩著作鈔而藏之篋中越三年從鮑君所借得一本書皆全唯序尚有闕文更一年復從鮑君所見

一本并序文亦完好喜而錄之遂成善本何義門取其辨饒雙峰論洪範五行一條謂能獨抒所得余則取其言士當愛名謂人苟不愛其名則悖逆很暴之事欲爲卽爲矣欲爲卽爲雖嚴刑重戮有所不禁故春秋一書正爲名教使後之人恥惡名慕令名以相勸勉也其言如此有味哉余謂人之惡夫名者謂爲一事而以善自與必將以不善歸諸人故好名爲舉世所共嫉自非然也則名之在我猶影之與形實至則名歸猶形端則影正也使惡影之正彰於外也而故毀容易行以求免可乎哉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易傳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記言欲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孝經言立身行道揚名

於後世屈子恐脩名之不立古人曷嘗不重名也無實之名名不可好從實之名名不可不愛立身一敗萬事瓦裂惡名歸之有欲蓋而不得者若使然自便其苟賤不廉之行而猶謂吾求免於好名之譏是致人之鄙我賤我怒我辱我而曰吾甚畏夫人之愛我敬我也此豈可以欺童孺哉行己有恥恥則有所不為此即謂君子之愛其名也可吾安得起廷玉而一正之　乾隆己亥十有一月十日坐北樓書

書眞誥後 戊戌

脩練服食之事吾不能為也家有此書聊復寓目其書事與史傳相涉者頗差互不可攷然吾於其中得要藥

焉其曰念不宜多多則正散正散而求不病猶開門以捍猛敵此在吾尤爲對證之方也志權勢營財利侈觀美極者欲吾早已淡然不嬰於懷已終日所營營者惟在乎書策之閒壯年矢志欲取十三經諸史而全校之奪於人事至今未畢而年已耆矣又經史外每見一書輒披閱盡卷乃已常有顧此失彼之懼卽一書中牽引衆書甚多是以千條萬緒紛綸交錯事有遺忘每費尋檢近來多病常爲風寒所乘未必不由此也雖然世短意常多衆人皆有此病其爲亡羊均也吾寧讀吾書終不願爲頑仙矣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書

弟子江寧管鵬飛程萬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一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跋四

書北夢瑣言後　戊戌

富春孫光憲爲荆南高氏從事著此書凡二十卷紀唐及五代近事自云博訪於人未敢孤信三復參校然始濡毫所紀疑皆實矣然如鄭畋崔雍之事皆不與正史符會前後複見處亦時有參差所謂耳聞不如目見雖未掩瑕要不當因而集矢也其中可喜可愕之事甚多敘次亹亹亦由藻飾之工在稗官中固自成一家言雖兩盧氏得葉石君鈔本刻之叢書中以爲優於前明商

氏稗海中本余今始取商氏本相比對乃知商本亦大有佳者其不知當時語意而妄改者間有之卽盧本亦不免也顧余十數年前偶繙太平廣記取以正此之脫誤更有出於兩本之外者倘有少年喜事者從而畢功更大妙也然就余所校已賢於舊本遠甚前罷官在京師日偶爲亾兒衷是舉唐人鉏禾日當午一詩以爲聶夷中作兒憚余不敢請退而詢北堂宏農君曰昔聞是李公垂作人以此卜其必相者得毋誤也余聞亦啞然不自憶前語之由來今觀此書實然余向者亦沿輿公致誤也玉樹長埋瑤琴復絕不能竝起而告之掩卷之下益不勝其腹之悲已

侯鯖錄跋 辛丑

前題聊復翁德麟則著書之人也德麟者宋宗室名令畤太祖子燕懿王德昭之五世孫也黃魯直爲宮教德麟受業焉與蘇子瞻同官潁州故其所交多一時名士後從高宗南渡襲封安定郡王紹興四年薨貧至無以爲殮宋史有其傳此書分上下兩卷而明商氏梓於稗海中者則爲八卷與趙希弁讀書附志所載卷數合蓋在當時外間或有二本傳者不同而以之相校則此本爲勝商本第五一卷全載王性之辯會眞記事而演其事爲鼓子詞十二章全類俳優此書不載蓋本不當載也餘商本有而此本無者僅五條錄附於後商本譌姓

甚多而舊鈔本亦復不免雖屢經校勘仍有一二脫誤不能強補者姑闕之然已大異乎舊所傳鈔本矣其商本余亦爲補正云

書麈史後丁酉

此書宋安陸王得臣彥輔之所著也僅三卷記其本朝君臣事跡頗可以資考鏡彥輔初受學於鄭介夫又嘗執經於胡翼之其所友多賢者故此書在宋人說部中爲最醇特其首記藝祖朝有聲登聞鼓求亡豬者此則出於流傳之言欲以見當時天下無冤民而不知非事理所宜有不記可也其言人之仕宦爲貧者多往往以所入之厚薄分美惡所相告語者輒以此嘗舉當神哲

朝其風氣已如此乎余從人假得虞山毛黼季校本自言得三本參校而以何元朗所藏爲最善黼季校此書時爲康熙辛卯年七十有五矣彥輔自序此書在宋之政和乙未年八十而余之校錄此書計年正值始生之歲是爲

今上皇帝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也余方悼耄年已届而於諸子百家之書猶廣愛兼嗜不能輕有割捨乃昔之著是書與後之校是書者其年皆過於余一星已上余用此自慰不復以空擲日力爲惜矣此書有作四卷者雖篇葉稍均然非其本來也故今所鈔仍依三卷之舊云

書石林燕語後 戊戌

此書有正德元年河南清軍御史楊宗文武所繡梓者余取以校稗海之本凡所缺且譌者皆相若也石林釋褐紹聖時有列於朝宣和五年致仕卜居湖州弁山之石林谷此所以為號也而說者乃謂出自天問（見陳振孫書錄解題）夫焉有石林何獸能言之語雖至愚者不敢以自寓而謂葉氏乃本諸此誠似不足辯然吾嘗推其所以致人之言者抑有由也其自序此書云孔子於虞仲夷逸曰隱居放言而公明賈論公叔文子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子曰然夫言不言吾何敢議抑謂初無意於言而言則雖未免有言以余為未嘗有言也可夫以

孔子爲然公明賈之辭此猶爲讀書鹵莽之失若其自謂有言一如無言則儼然位已於時中之聖而忘其分量之所稱矣且其生平以黨姦斥正爲君子所不許故當世因其所自號又即其序之言而用以爲譏不然人之號多矣不皆原其所自而僅見於石林又獨迷謬其辭以斯知有爲爲之也陳振孫亦湖人寧不知其鄉之有石林谷者又其自序陳亦必無不一寓目之理乃舍而從天問其微意可思也其書言國家朝章典故搢紳人物爲詳而汪玉山韓仲止之徒亦復指摘其誤然猶愈於草澤之傳聞矣據其自序所云則何有滑稽諧謔之辭於今殊不一二見豈其子姪刪之歟謂東坡晚又

號老泉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名此則世人所未悉知者其言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此在今日猶然余於稗海中本補其目錄文有遺脫具註各條之下中有複重者不加刪云　乾隆著雍閹茂之歲孟冬二十有五日書

書泊宅編後丁酉

此朱方勺仁聲之所著也本浦江人嘗奉親居杭之清波門外又嘗居烏程之泊宅村村以唐元眞子泊舟之所得名本亦婺人也仁聲慕同里之高躅故因以名其書其父方資嘉祐八年進士第由縣令擢鄧州教授歸老於杭以卒今通志謂其知深州者誤也書十卷而稗

海本止三卷雖非全書然亦有數條出於十卷之外者其間亦間有異同余意欲會而爲一顧卒卒無暇以爲句友人江陰趙君敬夫乃欣然任其事交左易右移後從前據案疾鈔臘告之而意猶不止未浹日而已竣遂完然無復有一之遺漏者矣余因其成書稍加檃栝復令人錄出如右金華志言其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此書自言元祐中應杭試有訟其戸貫不明者適蘇文忠爲帥送之獲薦遂得從公游則其文章必不在四君子後而今皆不傳僅此區區者猶不至盡爲灰燼然則士之欲修飾其辭以冀後有一日之名者其果足恃也歟哉趙君今年七十三余六十一實不知後之人位置

余二人於何所而惟是遺編陳籍紙墨之末即渝敝者必有人見之而憐余二人華髮盈顛猶勤勤役十指不少輟庶幾一生耽嗜之志尚有所託以自見歟此書所載治病方試之頗驗尤有益於世云

游宦紀聞跋　己亥

此書商氏稗海中有刻本其第四卷中有顚錯他卷亦有脫文余得一舊鈔本考正乃始完善其言字書無䃂字又韻中不載尖字蓋䃂古但作退尖古但作孅也然廣韻自有尖字光叔未細檢耳又言饅頭當用㬶字見束晳餅賦今考束賦中自作曼字郎字書中亦不見有㬶字也又言正月因避始皇諱故讀正爲征此則未確

如侚書音常星宿音秀自是當時所呼如是豈亦有諱邪且政本字侚不改音而獨改正月一音不可通矣書中使君作史君此本可通用見於碑刻非誤也即李發先跋此書稱雲臺史君者乃光叔之父非謂史姓其人書中有以啟干闕語干闕猶求官也商刻乃改干闕作千冊古書之流傳者往往爲不學之人所竄改其可笑多類此如不見舊本又惡從而盡正之邪因有刻本而遂廢鈔本此大不可　乾隆己亥十一月三日坐西軒書

輟耕錄跋　丙申

南村在元時未嘗出仕而多知國朝之典故輯史乘者

資焉至其援引證辨頗有益於學者下及細瑣諧謔之事亦可以廣見聞釋疑滯未至有傷雅道也孫大雅序謂其拾樹葉而書之夫樹葉非竹簡羊革比也其能容百名以上乎殆同戲論耶仁實譏其剿廣客談以爲己說此自秦漢以來諸子之書已有互相出入者郎郎氏七脩類藁中不亦有閒取是書者乎然著書家誠能自抒新得不襲陳編更足貴也此書舊刻難得今所行多脫去數葉而書賈因併其目亦刊除之後此豈無由覩完書矣余所收亦近時坊本訪諸藏書家始得鈔錄以補其闕閱者尚珍惜之

書七脩類藁後 丙申

此書初刻於閩中仁寶題目錄後云書者非人漏誤甚多貧賤未能更也近年吾鄉有周君俊倫者取而重雕之於舊本之誤多所刊正且益以續纂七卷但卷之三十五四十九皆有脫葉訪之郎氏子孫亦無善本可校補者矣仁寶讀書好古勤於纂輯而虛懷樂善甚望友朋之益題諸座間以求規正其志不可謂不誠矣而一時相與游從之人曾未有爲之商搉而持擇之者使當日有人焉爲之約其精華刪其犄駁資其考鏡糾其舛謬卽卷軸不必如是之多而要可與賓退揮麈輟耕諸錄頡頏矣讀是書者能不慨然於直諒多聞之難遇哉周君乃庚戌狀元雨甘先生之孫能表章前哲刻成而

以詒余余於鄉前輩之著述皆愛之重之是書多述吾杭事尤不敢不酉意刪訂之說在成書之時則可在後人又難以輕議爲也爰校既訖爰書數語於後幷以復於周君庶不虛其雅意云

書韓門綴學後 戊戌

韓門綴學五卷續編一卷錢塘汪抒懷先生撰先生名師韓韓門其別號也雍正十一年進士入翰林教授
皇子
賜居圓明園側離家人所居僅一舍不能治其私其內子忿支婆而聽其居外御史以爲言遂罷官後主保定之蓮池書院最久晚歸里未幾卒此書彷彿顧氏日知

錄之體例先經次史以及古今事始與雜辯證徵引詳洽而攷訂精覈為近代說部之佳者其引呂汲公之言謂白香山詩所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乃衛中立其字與昌黎同耳又引唐語林言文公病將卒召羣僚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足肢體無誑人云此尤可為確證一洗孔毅夫雜說陳后山詩話之誣而絳桃柳枝之名謂皆出於傅會其論甚快此外又有談書錄一卷詩學纂聞一卷談書錄與韓門綴學皆可入雜家纂聞即詩話也當入文史類錄中自言命纏畢月以水為命而水在箕度推命者多引韓蘇為說又言歐陽公耳白於面名聞天下脣不貼齒無事得謗明道雜

志又謂其鬚不掩齒今有人焉耳則白矣又無脣不貼鬚不掩之患而乃謗罵多出意外云云此則先生自寄其身世之慨矣丙寅丁卯間余與友朋會文京邸呈先生蒙賞識丙戌提學湖南見先生於保陽錄所咏長沙古跡詩示余余所履實繼先生之後塵云先生人品無可疵議徒以家人詬誶為累而一斥不復是可惜也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里後生盧某書

書楊武屏先生雜詩後 庚辰

人之為學也其徑途各有所從入為理學者宗程朱為經學者師賈孔為博綜之學者希蹤貴與伯厚為詞章之學者方軌子雲相如為鈔撮之學者則漁獵乎初學

記藝文類聚諸編爲校勘之學者則規撫乎刊誤考異諸作人之力固有所不能兼抑亦關乎性情審其近而從事焉將終身以之而後可以發名成業其能有所兼者尤足貴也余年十五六從人借書讀即鈔之久之患諸書文字多謬誤頗有志於校勘然顏介不云乎必劉向揚雄方稱斯任深愧見聞不廣逡巡不敢爲至三十外見近所刊經史其改正從前之誤固大有功矣而用意太過則不能無穿鑿之失校者不一其人則不能無差互之病於是始因其考證而纘成之漸旁及乎諸子百家今余家所藏者太半經余手校者也

本朝顧亭林閻百詩何義門諸先生皆善讀書余竊慕

之江陰楊生象坤琮出其叔父武屏先生遺書示余乃知先生在日極好鈔書又善讎校有雜評一編皆駁正舊文之誤者積塵宿垢霍然一清讀之忘倦先生爲文定公從弟名名宁治縣有名古文有晉人風致間有似漆園者詩工於言情此又其才之兼焉者已集中有寄文定公書乃知校刻經史由文定公之請而其議則自先生發之惜乎不得置先生於館閣校勘之列以共成其事故書雖成尚不能無遺憾使先生及見之所當糾正者復不少矣楊生知寶貴先生之書凡零章斷簡亦必手鈔而部次之其好學亦有足多者并附著之

再書雜評後　乙未

此書適作一編余釐之爲八卷重鈔之計前著跋語時隔十有六年矣歲在己丑余續昬先生之女孫其季也來爲余繼室甚好文事若男也必能收輯先生之遺書歸余僅四年而亾此書久在篋中慮或有損蝕重傷亾者意爲稍稍整理之乃今可傳諸學者先生過目成誦而識又高故能薈稡同異而處決其是非不少違爽凡所援引左證不資檢閱聞先生雜著總名碎錄此雜評者特碎錄之一類耳余甚願得其全著述而傳之楊氏多佳子弟其名琮者字象坤有志掇拾墜簡而以飢驅客於外文定公家孫曰伯肅 敦俗 好考核之學不幸前一年死矣今其弟仲威 敦厚 亦能繼斯志余將就而謀

之當必不虛所望也

先生於經之注疏正史雜史諸子說部古今詩文咸摘錄手鈔細字廿餘厚冊余曾借觀此楊氏所當寶守者今歸之仲威有增訂亭林日知錄妻舅彥和勘以詒余今藏於余家

山齋客譚跋 丁酉

余今年在杭州求景先生之文集不可得獨得其所爲山齋客譚八卷者於倪君嘉樹所雖小說家流然其中多有可資以警誡者非但以志傀異雜嘲弄而已也第五卷記瓜山土神祠引先祖書砦府君之言謂視碑所載神爲漢之禰正平蓋吾杭土神往往皆漢唐以來著

稱者卽如余家世居東里坊而土神乃漢之蕭鄭侯相承已久莫考其所自來類如斯矣吾先世遺有祀田在瓜山故吾祖時往來其地得見廟中之碑而邑志不載今碑之在亾亦不可考後之人當以吾祖之言爲據焉因是以推先生文集中必有與吾祖論議酬贈之作爲後人所當知者而竟無從得能無喟然而增慨乎鈔此書竟漫識數言於末

書鄭芷畦先生傳記後 辛丑

人固有死而不亾者然子雲之書亦必待後世復有子雲而後重苟其臭味不相入則政所謂羊叔子自佳耳何與人事烏在其能曠世相感哉歸安丁孝廉小疋其

嗜學也若飢渴之於飲食研析異同訂正譌誤於古人未肯輕徇顧於其鄉前輩鄭芷畦先生惓然有餘慕焉爲搜集其遺聞墜事及當時諸老宿相與往還酬贈之作裒成一巨編匄名公爲之傳記以發揚之其勤懇之意幾如子孫之欲表章其父祖者然此何以故毋亦行誼學術之相孚有不期然而然者歟先生名元慶字子餘以諸生貢太學生平著書甚富其最著者禮記集說參同八十卷行水金鑑百七十五卷湖錄百二十卷石柱記箋釋五卷今湖州府志實本之先生所居號小谷口晚年客遊山左卒於雍正年間兩子早亾故其詳不可得聞然取重於毛西河朱竹垞張匠門李穆堂諸公

今見於各家集中者咸班班可考歿後又有全謝山祖望翁覃溪方綱盛柚堂百二爲之志若傳稱道弗衰夫以一諸生而能致此此豈可幸得者乃丁君猶以其門戶凋零遺文散失恐後來者至不能舉其姓字引以爲大感故亟亟求表章之唯恐其不至將所謂後世之子雲丁君居之無愧色哉然以示俗閒人必大笑爲迂緩不急之務殊不知古作者之精神命脈其代相嬗於千百世而未已者如磁之引鍼琥珀之拾芥蓋實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余雖不文感丁君之意因題數語於卷後而歸之非敢自以爲能發揚先生之盛美也

書楊蒸士撰先外祖墓表後 壬子

先外祖撫畢氏姨之兩孤女爲己女長歸太學生孫青嶼名岱會十才子中字台先生其祖也次歸舉人山東樂陵縣知縣楊恭士名儐此墓表後所以自稱爲子壻也古文亦名家無後文多散失文弨曾見其集已梓者數篇而已先外祖集中有畢節婦邵氏傳節婦二十五而寡守節十四年而卒故外祖母視其女猶己女翼其長而嫁之親生女祇先母一人生之日先外祖有詩見樊中集余恐有昌黎兩壻之嫌故具著之外孫盧文弨謹識

題劉烈母詩卷後 丙子

此寧鄉孝廉劉君有洪所得於四方士大夫之詩以表章其曾大母胡氏死烈之行者也母之夫曰肇之家於

南塘去縣遠困徵發數復營室於邑城之東時往來居焉明巳亾流賊張獻忠餘黨尚轉掠湖湘閒肇之先歸南塘聞警遣人之城東迎妻子母與其二歲兒行中途賊已至亟以兒授僕曰此劉氏一脈汝速負之逸吾必不免異日收吾骨於此賊退肇之跡其處至所謂花橋者得其尸徧體刃傷而猶不壞遂收葬焉其後再娶皆無子而母所遺之二歲兒遂成立有後今曾元輩甚繁衍云向使母當危急時稍一濡忍愛其兒不能去諸其懷以冀幸賊之不至賊至矣即能奮然不顧慷慨誓死其自爲如此亦可無憾然此懷中弱息亦必不免於凶人之鋒而因與之俱殲焉則劉氏之鬼其不爲若敖氏

也者幾希今母之節既皦然若此吾尤難其見義明而審幾決身死而劉氏賴以延以視夫提攜牽率相與入井蹈火而死者不更爲處變之盡善者乎若夫不忍其子以致不能自完其節不能自完其節而并不能自完其子此皆可無論矣以是知母之所爲尤難能也余與孝廉友善其爲人端且厚故能諟揚其先人之烈於士大夫之口母德之流衍其正未有艾已

弟子江陰湯裕岵瞻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二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跋五

書易史後壬寅

易史參錄二冊不分卷

皇朝康熙時閩葉矯然龍性之所著也易者天人合一之理聖人本天道以正人事順之則吉悖之則凶人事之變至於不可勝窮而括之以象雖質文淳薄之屢易未見其有遺焉者也宋誠齋楊氏著易傳二十卷大抵以史事證合者居多今葉氏之書不盡解經文但獨於前代興亡成敗之跡與三聖人之言冥然合符者類而

書之其言曰太史公言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孔子之作春秋也曰吾欲見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史春秋類也善言天者驗於人善言古者驗於今是予戔戔參錄之志也龍性順治十五年進士曾任知縣罷歸遂不出卒年八十餘余同年友鄭明府有章天錄是其鄉後輩得其稿攜之入蜀馬龍李敬躋太原李履謙見之欣然爲之開雕是爲乾隆十三年距龍性自序此書時七十年矣噫古今之事何可勝言善讀者自爲隅反可也

書儀禮識誤後 壬寅

此宋永嘉張淳忠甫之所著也乾道八年溫州守吏部

郎顗曾遣仲躬欲鋟儀禮託忠甫爲校讎因襃次所校之字爲二卷又釋文誤字一卷朱子謂其所校甚子細然亦不能無舛謬今案其所校多從釋文之說釋文與唐開成石經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不能盡依說文正體忠甫亦然如以刾爲刺以宴爲宴以筴爲筞以鵠爲鵠之類實自唐已來相承之舊文非忠甫始易以俗體也其士昏禮捂授捂字从手今案釋文梧字从木既夕篇同當與枝梧字無異又燕禮下賢云延嫁反監本延作迴今案易屯卦下邅釋文云遐嫁反他經多同則延字迴字皆誤今通志堂本作邅亦非也又酏以支反云支當作皮今案周禮酒正禮記內則釋文酏皆作以

支反不當改作以皮又聘禮青豣云五旦反監本旦爲

但今案大射儀亦是五旦反非誤又有司徹膮云呼報

反監本報作彫今案釋文膮許堯反與內則音同呼報

呼彫皆非也其所見釋文與今通志堂梓行本多有異

同如士昏禮之齊肵今齊字有口旁既夕禮燭用蒸今

烝字下有四點又杖笠箑今箑字从羽不从竹又主人

諦今諦字从口不从言至此書經轉寫亦疑有誤者如

聘禮注嫌擯者一一授之云監杭本以一一爲二余謂

當是以下一爲二古人語常用一二作二一者乃後人

所改也又標言臍二字余案下校語則此當作言猶臍

脫一猶字又喪服釋文盛米注盛笙同張云注無盛笙

字是已又云有曰殷盛也笙家當也余案笙家當也四字不可曉亦不見注當誤衍耳鄭樓鑰大防爲永嘉教官忠肅常貢直言於樓樓更親之嘗問其何以不仕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如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其卒也陳君舉實銘其墓此書自序不知是何年其云乾道七年春今兩浙轉運判官直祕閣曾公來守是邦云云曰今則曾後所遷之官也若其守溫之時則吏部郎耳見樓攻媿集又自序言與謝黔論學戌歲之漂黔不克免案宋史五行志乾道二年溫州海溢是年歲在丙戌忠肅所言正謂黔以是年漂沒而死耳乃轉寫之誤以戌爲成說者遂以終

年漂流解之何其不能闕疑乃爾

春秋長歷書後　乙巳

此杜元凱所撰春秋長歷也學者不得見久矣曲阜孔君葓谷始梓而傳之殆亦從永樂大典中出也余考唐一行合朔議頗詆譏此書其言曰春秋列國之歷不可以一術齊而長歷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欲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此杜預所甚繆也今讀杜氏之書始知一行殊未得其意而妄有所譏蓋春秋時史官置閏多有違失預固云未必得天蓋是春秋當時之歷也是則此書非自抒所見盡改前歷之繆第據經傳所載日辰與夫當時議論以相發明

云爾一行乃以爲杜氏之繆此正如杜之自序所云無異度己之跡而欲削人之足者也且長歷閏月相距遠者亦不過四十餘月未有如一行所云七十餘月之多也襄二十六年閏十二月二十七年十一月又頓置兩閏一行以爲近則十餘月論亦疎略夫比年而閏甚且比月而閏卽非疇人子弟亦皆知其不可曾謂杜氏而懵然乎蓋凡所次比悉據當時實事非以爲是而從之此不可歸過於杜也大抵一行於歷學推算極精而論古往往不得其解其日度議謂漢太初元起丁丑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逢攝提格之歲嘉定錢莘楣言一行不曉秦漢閒多以歲陰

紀歲故為是強作解事之語歲陰與太歲皆百四十四歲而超一辰觀太初詔書明云年逢焉逢攝提格矣安得云實非甲寅乎蓋其疎外固不獨論此書為然也

石臺孝經跋 壬寅

唐明皇注孝經十八章以隸書之刊石立於石臺天寶四載九月國子祭酒李齊古表上後有大字批荅竝行草書又有李林甫等卄一人名銜復自韋騰起凡卄四人名銜皆正書韋騰下有丁酉歲八月卄六日紀九字案丁酉乃肅宗至德之二年也後來所題故與上諸人不相連屬此碑大字損泐者二十有五小字二千有四其完善者光采奕奕動人洵可寶也說者謂古文孝經

有闕門章今文無之明皇不注古文而注今文此宮闈之所以多慙德也余謂此蓋書生拘曲之論卽今文所云使明皇果皆精思而身體之亦必能正其身以型於家何待誦閨門一章而始瞿然知瀆倫之不可哉後諸人中陳希烈張均達奚珣皆陷賊受僞署者也其於移孝作忠之旨固未有聞焉已

題九經古義刻本後 甲辰

此書乃謚都李才江在粵東時所梓也曲阜孔葓谷以貽余余先已就惠氏家得其本錄之今取以對校鈔本內少一條得刻本補之而刻本內之譌誤余亦因以正之皆成完書惠氏四世傳經其最著者爲半農先生紅

豆先生乃定宇之祖若父也定宇實克纘承不媿其先世令人企羨不置此本俟余長孫能庸少長授之亦望其毋墜前人之業如惠氏可師也

釋夢英十八體篆書跋 壬寅

每體各五字首曰沙門惠休詩後曰乾德五年於長安書宣義大師夢英集中閒乃江淹擬休上人怨別詩也今人輒以碧雲何譽詩僧而不復以爲文通所擬作盖沿誤也久矣每體下注解隷書後有馬去非等十二人贈詩及郭忠恕書尺皆正書乃袁允中所書也又有陶穀等三十二人贈夢英詩乃咸平元年正月所立釋正蒙正書前碑馬去非諸人之作亦在焉米襄陽書史謂

夢英諸家篆皆非古失實一時又從而贈詩使人媿笑或云是其徒依託爲之以張大其敎耳

釋夢英篆說文偏旁字原跋 壬寅

英書多繆體畢秋帆中丞已舉其蠶旻吏蕎嚳兆瓦等篆之失正及音切之不合前人者如皀爲方木反犛爲佰包反𠫓爲方九反皆大誤也余謂其以去爲云乃九繆之甚者去乃到子音突若云乃古文雲字見雲部何可混也英又有篆書千字文其中亦多可指摘云

校孫奕示兒編說因書其後 乙卯

此書十數年前鮑君以文屬予校訂予以此書援引甚繁富而刻本不精其譌字脫句往往而是倘僅叩平生

所記憶者略爲正之慮所記憶者亦不能無失也且亦有舊校者枉其上不知何人不能爲之剔蠹屠贅而反謚之疻痏若更以我所校謚之懼將爲之分過故捲書還之其事遂中輟然此書辨書之形聲實可謚於初學餘亦以資聞見以文欲得一善本以傳世也固宜今年乃請之孫侍御怡谷怡谷學人也宜其視此無難扉爬梳洗剔視元本不可以道里計乃不自信而重諈諉及予嚮相距十餘年新學未見其長而舊學日已就荒將何以副二君之雅意哉雖然書實有用之書使得完然以傳自今至於後世先哲之精神藉此以不澌滅亦後死者之責也遂發憤而取家所有四部書有可疑者一

一比對具有證佐乃敢爲之乙改塗注視向之舛誤者可十去其八九矣幸筋力尚強故能勉而爲此庶幾不辜上天所以畱我於世之意乎時乙卯中元後一日

書吳葵里所藏宋本白虎通後 甲辰

書所以貴舊本者非謂其概無一譌也近世本有經校讎者頗賢於舊本然專輒妄改者亦復不少卽如九經小字本吾見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之錫山秦氏本又不如南宋本今之翻秦本者更不及焉以斯知舊本之爲可貴也余頃校白虎通付梓垂竣而吳子葵里示余以此本實北宋時坊閒所行未校本也目錄前小序數行其云白虎建德論者開卷卽已錯譌然余取其書

字字比對始知此本尚多古字而近世本率多改易至情性篇中有與近本迥異而實勝者卽一二誤書尚可循形與聲而得其本字若近世本則不加思索而徑改矣又此本雖分上下兩卷然篇目上作圓圍者十仍不失十卷之舊近世本最後三篇此本在爵號諡之次實第二卷也三篇之序亦復不同後得元大德年本與明傅氏程氏吳氏何氏本不甚異要皆不及此本洵乎舊本之爲可貴也吳門朱文游亦有此本上卷係影鈔亦更無他人之序然則非脫去可知已余取此書之善者具著於校勘補遺中而仍以其本歸吳子吳子其寶之哉

題朱文游所藏白虎通小字本後甲辰

白虎通以此本爲最古雅匡字有減筆若構字敦字皆不避疑當在南宋之前海昌吳葵里曾以全刻本示余但少模糊此本乃吳門朱文翁所藏者上半冊係影鈔然字畫極分明知其所見本更在前也刻本目錄中有小圓圍十盞雖分上下兩冊而猶以此識十卷之舊鈔本遺去余爲補之書中大段亦舛譌然情性篇則各本皆失而此獨得并古字亦有未爲後人改易者余梓此書時惜見之少晚因別爲一卷著其異同庶人人知此本之可貴云

題朱文游所藏元大德刻本白虎通後甲辰

世所行白虎通咸從元大德年刻本出然元本久訪之未獲今乃從吳門朱文翁借得較小字宋本又多傳錄之誤矣然當時梓此書者極矜慎不敢輒有改易如逆子劉爲迎子劉亦仍其舊見於跋語中而後來所刻咸不能然既刪去此跋并前數序亦復失其位置余以此書授梓時幾沿其誤今見此始得正之此書余與二三通人校讎幾不遺餘力矣而此本上有惠定宇先生手蹟其正誤不過兩三條乃竟有出於余輩思索之外者相去三十里詎不信然耶對校訖因附識數語而歸之

劉子跋 癸卯

劉子五十五篇南齊時劉晝孔昭撰其文筆豐美頗似

劉彥和然此頗有用世之意焉或疑卽𦣇所著殆不然也有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注其云劉晝撰者亦孝政之序云耳宋人黃東發遂疑爲孝政所自著余借得道藏本見孝政所爲注淺陋紕繆於事之出左氏國語者尚多亂道而謂其能爲此文乎余取其本以校世所行名爲新論本補脫正譌遂成善本孝政序則兩本皆遺之矣當晁公武陳振孫兩家著錄時尚見之也其書首言清神防慾去情韜光近乎道家所言末敘九流道藏本先道家外閒本先儒家觀其摠括之語則道藏本實據其本書次弟如此非由後來黃冠所妄爲移易也東發又譏其文類俳此在當時文體自爾中閒亦不全

避唐諱安得斷爲唐人其惜時云人之短生猶如石火唯立德貽愛爲不朽也若生爲無聞之人歿成一棺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歲之秋也寒蟬抱樹而長吟哀其時命迫於嚴霜而寄悲於菀柳今日向西峯道業未就亦奚能不霑衿於將來染意於松煙者哉此其所以著書之意也古人留意於身後之名若此讀此能不瞿然有動乎

書鐵圍山叢談後 壬寅

此宋蔡京之子絛謫鬱林傅白時所作欲揜其父之惡正所謂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況於絛哉中閒有戲乃父之言更不足責鮑氏得嘉靖年雁里草堂所鈔

六卷之足本又謚以璜川吳氏涉園張氏兩家之本而合校之乃始版行亦勤矣哉鐵圍山者取諸佛家之語華嚴經云四天下共一日月爲一世界有千世界有一小鐵圍山遶之名曰小千世界有一千小千世界有中鐵圍山遶之名曰中千世界有一千中千世界有大鐵圍山遶之名曰大千世界又長阿含起世經云海外有山卽是大鐵圍山噫卽觀其名書之意亦可知其誕也已

書周恭叔浮沚集後 壬寅

周恭叔名行己永嘉人宋元祐六年進士官至祕書省正字出知樂淸縣鄉人相沿稱其初授之官爲周博士

云早從伊川程子遊而集中有與釋門往來文字闌入彼家之言其學似未盡醇若因其推崇眉陽爲文伯以爲能化去洛蜀門戶之見則於釋氏又若何置論哉其在太學以同學生馮參行至孝而師事之爲舉士所怪笑勿恤也其敎授於鄉也謂禮義之所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學有齋揖弟子每朔必揖其師此發敬之道也其可廢乎文弨因憶向見明呂叔簡去僞齋集中有捲班說送人之建武學正其略云捲班之禮淸晨魚貫而入鴈序而立贊者曰升階然後折旋而上前後重行南北視之若一東西視之若一旣揖升堂分就東西序畫簿不偕後先下管無聲師長有問不躐對弟子

有請毋儳言不問不言則頫首肅容其在堂也如此晝
酉亦然此敎學者主敬之道也習而安焉無往而非敬
矣盛德大業皆基於此以肅紀綱以辨名分屈伸有度
進退有律經文緯武靡不繇之今也大班升散矣爰次
而鬭捷語譁而容惰坐立出入惟意所適皆苟也苟則
肆肆則何所不至哉憂世者於此有深恫焉觀叔簡之
言知明之盛時師儒猶能舉其職而今也幷大班之制
亦亡矣書院所以救學校之衰也然亦相習通侻蕩然
無復繩尺若周呂二公之所言非唯目未之見耳亦未
之聞也余意欲稍稍導諸學子以禮讓之節故因閱是
書而幷著之以爲同志勸焉　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朔

日在晉陽書

書毘陵集後　壬寅

毘陵集五十卷宋紹興中參政常州張守子固撰今其全集不傳此十六卷乃從永樂大典中鈔出者其所論奏皆切於事情吾讀其詹朴墓誌見回河復禹故道之病民而深幸今日倡此議者之不果行也誌云政和某年回河復故道調京東西河北之民三路騷動役至再三而功未就數百縣病之於時憸人欺君幸寵爭立新奇之功以取勝至斷千載不可力制之大河使由山徑之蹊以人勝天逆理咈衆羣小靡靡附和毘陵詹成老卿定陶獨憂其病民謝事而去嗚呼賢矣哉昨歲冬河

決曹州大臣御史中有獻議導河北流者
天子灼見其非詢之河臣亦以爲斷不可行議遂格儻
使斯議得行則其爲民害也有以異於政和之日乎夫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吾故錄其言以爲後來論事
者之鑒集中詩風格蒼老源於少陵使事亦復精切其
絕句有云元非食肉封侯相合抱遺經老玉川此則若
爲余贈者然歲壬寅正月二十有七日書

高聡堂稿跋 辛丑

高聡堂名斯得宋史有傳邛州蒲江人以骨鯁敢言稱
德祐初參知政事予祠宋亡隱居茗霅閒以卒世亡其
集久矣今此八卷乃從永樂大典中輯錄者中有詩三

卷多感時傷事之作亦浣花之遺也抑其老而讀書不衰與余性酷相近其詩有云玩物能喪志聖賢言皦如賦受有奇偏誰能爲耘耡又云少時輕寸晷老去惜分陰又云爾來兩目漸眵昏一一手鈔寧敢倦固知衰頹力不勝其柰嗜好頑難變又云但願殘生更幾年了我牀頭二三策此皆吾今日之境意中之言故尤喜之友朋閒有愛我者每數數規我以守約之道而余愛博之性始終不能割也目有眚已近十年幸不至全盲以多看一卷書爲此生之幸余少壯時亦未若近年來之尤汲汲也來日苦少雖欲不分陰是惜亦豈可得高公眞吾師矣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六十五歲叟

廬某在晉陽書

題張氏所刻栲栳山人詩集後 甲辰

乾隆庚寅見今太史邵二雲於京師訪鄉前輩遺書得元岑靜能先生詩集三卷錄而藏之閱一周星而張羅山氏得邵本并汪本岑氏後裔所藏本合校而貞諸梓校余所錄本增多七律二十八首然有二首錄本有而此本反無者（贈危太朴）先生詩風格清勁多見道之言有以自樂不慕榮利有句云靜中有樂我素諳字我靜能斯不愧允哉斯言乃近人顧俠君頗意其有鬱塞之慨殆非知先生之深者先生德高望重官斯土者咸知尊敬之邑中多陰受其芘蔭大凡名門右族後人稍陵夷衰

徵者每易爲暴富有權埶者所侵陵或利其田宅墳墓而强句奪之令俾先生咸蓄縮不敢肆故宋文憲題先生集云名閥之家雖至凋瘵多藉之以自立崛起寒微之輩雖富埒公侯亦不敢爲凌躐之事正謂是也先生既沒趙古則等私諡先生曰貞元亦據諡法清白守節行義悅民兩言爲定論然則先生豈僅獨善之士哉羅山於鄉先哲之遺文咸寶愛而表章之此其一也用意若此不誠可尚也哉

題鈔本栲栳山人詩集後 甲辰

此本余鈔之邵二雲氏久置篋中乾隆甲辰二雲復貽余羅山張氏所刻本因取以校此本補正十數字題目

或不同詩分合亦異者張本殆得之張本七律多於此本二十八首此本贈危太朴二首顧缺焉先生古詩格高氣勁多以理勝有裨於世教然亦溫潤妍雅與陳腐之言迴別集中獨無五七言絕句盎本四卷今三卷疑失其末卷故也刻本有像贊及王至所爲行狀而無宋濂溪氏所題余將錄以寄羅山并正其譌字數處使刊補焉爲余鈔此本者江陰陳生子遠也後官廣西奉議州判今無其人故不能寫所缺者以足之容有待於將來

題曹荔帷遺詩後 乙巳

吾姻家曹君義門出其賢叔荔帷先生遺詩墨示余循

環諷詠可謂淸無點塵淡餘雋味書法亦不染俗派斯人也而竟以明經終雖抱其才無如命何余居鄉之日少歲在癸巳主鍾山講席荔帷亦適來主余同年袁簡齋所始得會面未暇一叩底蘊即別去今覩遺跡殊恨鄉有名士而不知可愧孰甚焉非義門之勤勤收拾將終於不知矣昔陳之陸從典少爲從父瑜賞愛後乃集瑜文爲十卷今義門雖常客遊倘歸里中從故交世好訪求亦倘未至失墜庶荔帷既於生前而不致泯然於身後義門之力也幸勉爲之毋讓昔人

書張蒙山果葬高氏九棺記後　庚子

乾隆甲戌余晤蒙山先生於長蘆先生知余歸爲葬母

也甚慫恿之余因知先生高義事嘗助族親之不能葬者已百餘棺矣二十年來則又倍之今以大耋之年飢驅出游猶篤於師友之誼若此又得施我眞太守童二樹山人以共成之語云德不孤必有鄰信哉此記敘次委曲詳盡讀之可挽澆風而敦薄俗先生曰余第不欲擾人善以自功則其用意爲尤深遠矣

書顧懷祖秀才所藏先世圖像後 甲辰

乾隆甲辰長至月海昌吳槎客過余婁東講舍適顧秀才名張思者亦來見吳適攜有顧文康公誥勅遂出共觀明日秀才以家藏先世圖像諸名公贊頌之文共一大軸見示故家喬木令人肅然起敬吳君儻能解所有

以贈秀才在顧氏更多一世寶矣行當問之

弟子歙縣陳兆麒仰韓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二終